

校訂嘯亭續錄底本卷叁



嘯亭續錄卷三

目錄

明史稿

曉屏相公

圖文襄公厚德

劉全母

鐵冶亭尚書

玉閭峰侍郎

彭氏科目之盛

鮑雙五侍郎

△姚姬傳先生

福文襄王夫人

蔡葛山相公

朱文正公宅泮隘

古史筆多緣飾

朱文正公之直

▽松相之謫

詩文澀體

△服飾沿革

明相國

春明二公論戰

△朱檢討題詞

謫諫

流俗之言

置歲不用閏法

牧菴相國

李廣芸之死

阿爾稗畫

國朝別裁集

畫晦

孫文正取四城

△法時帆詭語

睿忠王致史閣部書

洛翰

侍衛結銜之誤

魏柏鄉相公

乾隆初年督撫

元初人物之盛

李御史

滿洲跳神儀合於禘祭

自鳴鐘

史書氏族

轉菴和尚

王奮威

佛言須彌山

和相後裔

名臣論識

以羊運糧

嘯亭續錄卷三

明史稿

向聞王橫雲明史稿筆法精善有勝於館臣改錄者近日讀之其  
大端與明史無甚出入其不及史館定者有數端焉惠宗遜國事  
本在疑似之間今王本力斷為無凡涉遜國之事皆為刪削不及  
史臣留程濟一傳以存疑也永樂以藩臣奪國今古大變王本於  
燕多恕辭是以成敗論人殊非直筆然則吳淠劉安輩亦足哀耶  
不及史臣厚責之為愈至於李廷機與沈淮沈一貫畢自嚴與陳  
新甲同傳未免鸞臬並棲殊無分晰不如史臣之分傳也周溫二

欽定

相為戕削國脉之人，乃不入奸臣傳，而以顧秉謙齟齬輩當之，亦未及史臣本也。其他謬戾處不可勝紀，後史臣皆為改正，蓋首創者難工，繼述者易善也。惟三王本紀較史本為詳，然其事迹今已見通鑑輯覽，亦無庸贅敘。至於奏牘多於辭令，奇蹟罕於庸行，則二史病處相同，殊有愧於龍門。惟視宋元二史為差勝也耳。

曉屏相公

鄒曉屏參政，炳泰無錫人。登科後不登權要之門，徜徉詞館者三十年，以資深得躋卿貳。好古書畫，收藏甚富，嘗得化度碑宋搨本，至質衾裯以易歸。曾告余曰：他人以如山金帛，乃易贖物滿架閣。

不及余數金之真也。立朝不苟，游至冢宰，與胡合菴圖理爭兵部銓選事，直言侃侃，胡莫能奪。卒以見謫，余當日遇公於九松山古寺中。公歷言胡變法故，曰：吾年已及衰，尚戀戀此位，何為當以去就爭之，不可使

朝廷

之法自我壞也。余欽服其言，以為有古大臣風。

上亦

重其品望，誕日

賜內

府梨園部曲以榮之。聞法時，帆言公所著午風堂叢談皆載近日士大夫嘉言懿行，頗為富溢。近所刊本皆割裂故書為之，實無足取也。公善吟詩，體裁正宗，頗有隨州青邱遺趣。實近日公卿輩所

罕能也

圖文襄公厚德

圖文襄公年察哈爾川陝戰功余已詳載前卷矣幼時聞先外祖

母舒太夫人言

太夫人為公掌刑曹時與姚端恪公同定律例將明代

公曾孫女

酷法盡皆刪除奏釋死囚長枷匣牀以免獄卒凌虐又燬明代鎮撫司酷刑如呂公絳紅繡鞋諸虐具以免後人效法當時翕然頌德至今馬姚二氏簪纓不替有所由來汝小子其勗諸今余以重刑治強暴致懼刑網靜思罪愆真不愧先外祖母慈訓也

劉全母

和相家奴劉全幼時為人執鞭家甚貧迨至冬月著單衫褰褰有聲和相攬權時甚為倚任屋宇深邃至百餘間曾為曹劍亭所彈劾士大夫不肖者爭與之結媼眷有蕩山楚濱之風其母甚賢慧及全富時其母必日索腐豉下餐曰昔日思此而不易得今雖豪富敢忘舊日景况耶故全受稟母教罔敢干犯國法其子某甚不肖致有南郊私斃人命事以遭刑誅而全母卒以善終

鐵冶亭尚書

余束髮與冶亭尚書交已廿餘年喜其詩才俊逸議論今古是非侃侃正論以為有古大臣風範後聞其歷任督撫乃以傲戾稱然

嘗選八旗諸耆舊詩數十卷頗為繁富任齊撫時進呈

上御製序以寵之

賜名曰熙朝雅頌集頒行天下

玉閭峯侍郎

治亭弟閻峯司馬玉保詩才敏捷過於其兄品高雅不趨聲聞

純皇帝時惡八旗詞林學問卑陋

特親試之擢公兄弟二人眾比以軼轍郊祁云

彭氏科目之盛

余素惡扶乩之事以為假鬼神以惑眾為王者所必誅故律置之

重典良有以也然姑蘇彭氏素設文昌神乩壇南昉先生以孝友

稱其孫大司馬公復中元魁祖孫狀元世所希見司馬之子紹觀紹升

紹咸其孫希鄭希洛希曾其曾孫蘊輝皆成進士今司寇公希濂復登九列

科目之盛為當代之冠豈真獲梓潼之佑也抑別有所致之也

鮑雙五侍郎

鮑雙五侍郎桂星雖以妄言失職然其人性伉爽未第時為涑水

方氏主計臣出入百萬計無遺策方氏賴之以富為中州學政督

課士子最勤五更時即朝服坐堂皇校閱文字以河南士風多弁

陋故命題多以典故考詰以誘士子勉於學問誦讀其敘中州試



國、  
上嘉

讀有云、士子奔陋不已、必至有懷挾代倩之弊、而國法隨之矣、語雖激烈、亦見其苦心也、癸酉秋、任湖北學政、時聞林清亂、慷慨就道、數日急驅至京、時滑縣道梗、公主僕數人直摩賊壘而過、嘗曰、吾既以身許

豈可畏禍紆行、以干名義也、途中上疏調劑兵食、語多裨益、納之、

姚姬傳先生

先恭王善持衡天下士、乙亥夏、朱子穎南遊、攜姚姬傳詩至邸、先恭王曰、此文房冬郎之筆、異日詩壇宿秀也、不十年、先生成進士、

賜四

改官刑部郎中、持法嚴正、劉文正公甚倚任之、會文正公薨、先生乃移疾歸里、掌文教者四十餘年、古文道勁簡鍊、類歸震川、而雅淡過之年八十餘、庚午重赴鹿鳴、

品章服、又數年始卒、論者以其品望為桐城第一流云、

福文襄王夫人

福文襄王夫人、姓阿顏覺羅氏、性爽伉、遇事多決斷、配文襄王廿餘年、封疆案牘、嘗為佐理、安南國王阮光平既歸降、

純皇帝

欲其來朝、以賞其罪、而阮畏

天朝

法、不敢親至、文襄王憂之、夫人曰、此相公禍福關頭、使光平不親

天傳

至何以歸報

君命

因呼使臣吳俊入署隔簾與之商榷久之曰吾儕雖裙釵輩敢以

此頭保光平不死務須招其至粵以彰

君德

吳故善辭令馳入安南力說光平以夫人辭告之光平始入覲

純皇帝

大悅頗優賚之以歸夫人之力也文襄王薨後夫人持家數十年

以嚴厲稱閨門整肅人爭慕之

蔡葛山相公

蔡文恭公新文勤公世遠姪也文勤為

純皇帝

潘邸師傅故

上待公

尤厚公性端慈理學傳世崇為安溪正脈故雖以過失屢遭

嚴旨敬

禮猶如故也為

上

書房總師傅三十餘年

諸

皇子皆敬憚之乙巳春

予告歸

里

諸

皇子賦詩送行時人比之疏傅云余幼時聞先恭王言嘗自灤陽

返遇公於途公立降輿先王止之公曰某非為王降輿也乃正襟

北面恭請

聖安

畢然後相見其大節不苟如此年九十餘始薨於家實昇平人瑞也

朱文正公宅湫隘

涑水紀聞載宋臣楊礪為真宗東宮官即位拜樞密副使病甚帝幸其第所居在隘巷中輦不能進帝因降輦步至其第慰勞甚至

按朱文正公薨時

上親往弔門低甚

御輿不能入

上步至其靈前哭之甚哀古今聖君賢臣如出一轍也

古史筆多緣飾

余素怪前代正人君子名節隆重指不勝屈近時人材寥寥何古

今之不相及若此嘗與畢子筠孝廉談及子筠曰君泥諸史冊語故視古今異宜不知

本朝人才之盛為前代所不及

先朝無

論已即以目下人才論如王文端之持正朱文正之博雅松相公之高談理學岳少保起將厲堂攸銛之廉名素著戴文端百菊溪之才鋒敏捷慶丹年相公董太保之和平謙讓額經略德將軍之戰功克捷楊軍門遇春之宣勞西北王提督得祿之揚譽東南李壯烈長庚穆忠果克登布之忠節強忠烈克捷李太守毓昌之死事汪瑟菴廷珍吳山尊龔鮑雙五桂星之文學擬之前代人才有過之

無不及者使史筆有所潤飾皆一代名臣也余避其言

宋文正公之直

宋文正公在

講 惟時以輔導

今上

故忤某貴臣復其輿人毆傷官兵某貴臣因嗾護軍統領某重効

之以洩前憤賴

上優

待公惟治其輿人罪然謂侍臣曰師傅所當優禮者至其輿人務

須以法治也

松相之謫

松相公自癸酉秋出鎮伊犁在鎮又復三載丙子秋始歸

朝任

御

前大臣以直鯁稱丁丑夏畿輔亢旱

上下

詔求言公上疏陳阻

東巡

上以其故違

祖制應

置重典念其平日廉直以二品銜謫為察哈爾都統具疏云臣某跪

奏為恭讀

殊筆

諭旨惶恐焦急敬瀝微忱事竊臣昨日仰蒙

召見

命閱

御製

望雨省愆說畢臣隨赴軍機處眾官公同捧讀之下萬分慚悚踖踏不安茲因順天府所屬缺雨以致我

皇上

引咎自責

宵旰

憂勤天時稍釋深戒臣工因循疲玩復

諭及

癸酉九月之變誠如

聖諭

早象甚可畏也如臣忝列首揆僅知趨走為勤實有應得之愆若徒以虛言塞責不惟辜

恩負

職亦恐天理難容因念

皇上

於來年詣

盛

京恭謁

列祖陵

寢以告成平典禮攸關固不宜緩又以連年河流順軌漕運迅速

上天昭

各直省普慶豐收原可舉行鉅典唯今夏亢旱尤甚

皇上

示獨在三輔之區臣愚以為展敬之誠已荷

列祖

列宗在

天昭格伏思十七年臣奉差奉天查勘

陵寢工

程沿途曾見旗民頗形艱窘是以於十九年春間由新疆曾經恭

摺奏請

緩詣

京荷蒙

自去年八月臣入都之後日侍

屢蒙

二十三年恭詣

祖

宗陵寢

彼時臣以連年雨暘時若收成豐稔固應舉行斯典今乃三輔旱象已成或係

祖

宗眷佑

昭示景象暫停舉行以為蘇息岐豳父老之意未可知也臣不揣冒昧恭摺密陳是否有當伏乞

睿鑒

奏

臣無任惶恐慚悚之至謹

詩文澀體

宋子京詩文瑰麗與兄頡頏其新唐書好用僻字澀句以矜其博使人讀之胸臆間格格不納殊不爽朗近日朱笥河學士詩文亦然余嘗謂法時帆祭酒云讀新唐書及朱笥河集如人害噎膈症

實難舒暢也法公為之大笑

服飾沿革

初尚沿明制套鞋有用紅綠組繡者先良親王有月白繡花鞋先恭王少時猶及見之今吉服用紺素服用青無他色矣花樣康熙朝有富貴不斷江山萬代歷元五福諸名目又有暗紋蟒服如宮制蟒袍而卻組繡者余少時猶服之袍鞋皆用密綫縫紉行列如繪謂之實行袖間皆用熨摺如綫滿名赫特赫今惟蟒袍尚用之他服則無矣又燕居無著行衣者自傅文忠公征金川歸喜其便捷名得勝鞋今無論男女燕服皆著之矣色料初尚天藍乾隆中

國

國

純皇帝

尚玫瑰紫末年福文襄王好著深絳色人爭效之謂之福色近年尚泥金色又尚淺灰色夏日紗服皆尚棕色無貴賤皆服之襯服初尚白色近日尚玉色又有油綠色

初皆衣之尚沿前代綠袍之義

惡其黯然近青色禁之近世無知者矣近日優伶輩皆用青色倭緞漳絨等緣衣邊間如古深衣然以為美飾奴隸輩皆以紅白鹿革為背子士大夫尚無服者考一有禮帽一則據附於此習一時所尚者不同也

明相國

丁丑夏松相以久旱策免拜明參政亮為首揆公於乾隆丙子丁

丑聞即從征西域久擁旌節董太保居政府廿餘年視公猶為後進年已大耋乃登臺席自渭濱釣璜之後實為再見信昇平之人瑞也

按宋喬行簡亦八十餘始入政府不久即免果足稱也

### 明春二公論戰

人臣死綏古今通誼然必有濟於國始為可貴若如趙括卬福之徒非不與尸殉死不為世所重也聞明相公言木果木之戰海超勇公實預其事甫交綏海公即大呼曰軍氣頹敗此潰師之兆也吾馬首欲東諸君努力衝圍悉會師於美諾可也因駭馬歸故身不預難其後卒以滅敵蓋留身有待也春將軍實亦世代擁旄者

言對敵如角抵然稍覺勢異即放手再與之撲不然必顛仆矣自古如邲鄆之役九節度之敗皆師老之故也二公皆久經軍旅者其置論乃如是此與楊存中舍淮守江之論相似非親身經歷者必以其言為懦矣

### 朱檢討題詞

朱檢討天保諫立東宮事余已載之矣近於崇效寺觀拙菴和尚紅杏圖小照康熙中詞林如王漁洋朱竹垞輩率皆題詠公題七絕一首詩亦雋逸可喜乃知其別字鶴田也因匆匆閱看未得鈔錄其詩心殊覺悵惘也



譎諫

聖祖既

廢理邸，揆敘王鴻緒輩，恐其復立，招禍因造諸蜚語以聞。

仁皇帝

怒欲置王於重典，眾莫敢諫。領侍衛內大臣婁公德納

仁皇帝

近侍也，年已耄，善解人主意。時

上自暢

春園還宮，欲明頒

詔旨，公

先日燕見曰：聞護軍統領某得暴疾，肉盡消瘦，已骨立矣。某公素

以體胖著者，次早

上入宮

某統領佩刀侍

神

武門，豐偉如故。

上詰公

公笑曰：可知人言未可信也。體之豐瘠，乃現於外者，尚訛傳至此。

何況暗昧事哉。

上首肯

其言立罷。

宣詔

流俗之言

避暑錄話載宋時流俗言甚喜而不可致者云：如獲燕王頭，蓋當

時以取燕為急務也。雍正中，嘗與準夷構兵，里巷鄙自矜伐者必

曰：汝捨得策王至耶？何自誇張若此？蓋謂策旺阿拉布坦也。余少

時聞老嫗婦猶言及之，可見準夷鷓鴣張一時非

純皇帝  
威德勝  
之神武安能翦滅其國夷為郡縣其  
於宋代不啻霄壤之別矣

置歲不用閏法

宋沈括夢溪筆談載置歲法言每歲以十二氣為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為孟春之一日驚蟄為仲春之一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如此則四時之氣常正歲政不相凌奪日月五星亦自從之如此則算術豈不簡易端平上符天運無補綴之勞云按泰西之法本以日紀歲初無置閏之法入中國後始增置閏之條括當時聲教不通乃其論與西法暗合亦精於算律矣

牧菴相國

牧菴相公長麟

景祖翼

皇帝裔也成乙未進士以部曹游至督撫性聰敏歷任封圻以廉明稱任吳撫擒獲強暴禁止奢侈嘗私行市井間訪察民隱每就食於麪館吳人傳為美談撫晉時和相覬覦上公之爵乃因市人董二誣告逆匪王倫潛匿晉省某家和相因公

陞見  
至京握手

宮

門柳下囑託再三曰無論其真偽務坐為逆黨吾與公皆得矣公至晉訪之皆無實據某實董仇家故欲傾陷公慨然曰吾髮上賞

垂白。奈何滅人九族以媚權相也。因坐董二以誣告。大忤和相意。後因閩中事牽連。謫戍西域。蓋為之報復也。

今上親政後

召入。歷任閩陝諸制府。後以母老入都。參知政事。以目眚致仕。久之乃

卒。余嘗與公值宿。

禁

中。余以節鉞大員。小民皆所熟識。私行恐無濟於實事。公曰。吳中風俗狙詐。故欲其知吾私行。以警眾也。余服其言。公亦暫修髯偉貌。言語雋雅。坐談竟日。使人忘倦。人亦樂與之交也。

李賡芸之死

李公賡芸。江蘇奉賢人。咸庚戌進士。歷任郡縣。以廉能稱。屢登薦牘。時以為天下清官第一。屢遷至閩藩。時汪公志伊為閩制府。汪故老吏。以布粟起家。矯為廉潔。嘗刊小學規範諸書行世。李公素輕之。嘗乘新轎入督府。汪公訓之曰。奢者必貪。君初為方面大員。慎勿美於服飾。蹈往昔窠臼也。公憤然曰。芸雖不肖。為

天子大吏。稍飾輿服。誠不為過。實耻效布被脫粟之平津侯。以欺罔

朝廷也。汪公心銜其語。會有改教縣令。未履中。訐公受其陋規。及其僕

黃元索詐。賂錢數百元。皆係相沿舊規。汪公乃露章劾之。囑福州守涂以鞫羅熾其獄。涂希汪意。私具狀逼公畫諾。公不服。以鞫拍

案屬聲詬之日夜鍛鍊不休公佛然入寓懷寃狀自縊死事聞  
上命 侍郎熙公昌王公引之往鞠其獄聞中士大夫爭伏  
欽差 寓門以鳴公寃汪公不得已引疾致仕熙王二公乃力反其獄事聞  
上震 怒褫汪公及巡撫王紹蘭職涂以輶以迎合故遣戍黑龍江復  
命荷 校三月於戍所公寃乃白聞中鄉紳復建公祠於省中春秋盱饗  
以報其德云

阿爾裨畫

舒穆祿武勳王之姪都統公譚泰以武勇聞大兵下江南時曾射  
江甯太平門洞穿其扉人服公勇後坐事誅其孫少冢宰公阿爾裨

幼育溧陽相公家精於繪事曾以畫虎著名賞鑒家寶之以比僧  
繇龍云又繪西域貢獅圖見紀文達灤陽消夏錄中今於秀峯主  
人庭上見公畫鷹怒目炯裂勁翮鋒稜有風雲扶搏之勢信非他  
人所可及也

國朝別裁集

沈歸愚宗伯選

國朝詩別裁集進呈

御覽

純皇帝

以其去取純繆

命內廷

詞臣更為刪訂行世然其中猶有未及改者如閨秀畢著紀事詩乃崇德癸未饒餘親王伐明自薊州入邊其父戰死故詩有薊邛語非死流寇難也當其時海宇未一不防屬詞憤激歸愚選入已為失於檢閱而

內

廷諸公仍其紕繆此與商輅續綱目滁州之戰書明太祖為賊兵同一笑柄又黃子雲詩以舒穆祿少宰阿爾稗為元人蓋野鴻未登朝籍故引證或有所錯誤而詞臣輩亦沿其失何其舛也

晝晦

戊寅春雨澤稀少狂風日起浴佛日余結伴遊萬壽寺時天氣晴

和熱甚著單衣猶覺揮汗午後黑雲由東南來風沙霾暗余即驅車歸甫入室猶未解衣天頓昏黑室中燃燭始能辨物至逾時頃火雲四起天漸明朗而暴風愈甚竟夕乃已亦一異也聞市廛車馬沸諠路人皆不敢行有老嫗佝僂為風吹斃者又有遺失幼孩者一時傳為談柄云

孫文正取四城

嘗讀孫徵君夏峯集中孫高陽相公承宗行狀載崇禎庚午收復永平四城頗多偉績以為諛墓之文例多溢美近讀八旗通志乃知當時

文皇帝

雖東歸所留守者皆一時勇將謀士如圖雄勇公賴圖果毅公爾格  
范文肅公文程及勞薩葉臣等俱在圍中高陽能以新集烏合之  
兵力攬其鋒使諸名將棄城遠去實一時之奇捷較之韓蘄王大  
儀鎮岳武穆朱仙鎮之功有過之無不及者明莊烈帝乃視為泛  
常僅廢一錦衣指揮其後因浚河之役立加罷斥真賞罰失當矣

法時帆謔語

某司空督學中州時好出搭題以防勦襲之弊致經文多割裂法  
時帆學士心惡其行其後某復督學楚中往辭法公公多所獎譽  
某心喜悅及臨行時時帆送至中庭曰楚中有一故交代為諉誣

可乎某詢其姓氏時帆曰孔孟二夫子著述已千載請公慎勿將  
其文再行割裂也聞者撫掌

睿忠王致史閣部書

純皇帝

嘗閱睿忠王傳以其致明史忠正書未經具載回札因

命將內

閣庫中所存原稿可補補行載入以備傳世真

大聖人

之所用心初不分畛畦也嘗聞法時帆言忠王致書乃李舒章更

捉刀答書為侯朝宗方域之筆也二公皆當時文章巨手故致書

察時明理答書義正辭嚴不惟頡頏一時洵足以傳千古亦有賴

忠王閣部二人之名節昭著故也

洛翰

高皇帝 創業之初有洛翰者本劉姓中原人以傭至遼初給事於建州頗勤儉有勇力

高皇帝 賞識拔為侍衛覺羅某叛時陰懷刃入

高皇帝 寢帳公覺以手格之四指皆落卒衛

上以出 後猶能執銳禦敵

高皇帝 嘉之倚如左右手卒於起義之前故不得預五大臣之列今其裔

隸內府聞先恭王言王若霖太史曾為公作行狀手書鐫以行世惜未覩其本也

侍衛結銜之誤

國 朝定制凡

御前 朝夕侍側者名

御 前侍衛其次曰

乾 清門侍衛無論王公武大臣侍衛等皆充之其六班直宿者統名

領侍衛府侍衛以分等級近日武進士改充侍衛者其門榜皆書

御 前侍衛相沿成習實為潛妄余為散秩大臣時曾屢向侍衛處主

事等言之令其回堂飭禁彼皆以為不急之務未及更正不知實

為紊亂官階也近讀錢辛楣詹事所作許提督成麟神道碑亦誤

書為

御前侍衛公為當代考據名家乃亦未諳

本朝典故何也

魏柏鄉相公

國初名臣二魏公世人多以蔚州為巨擘今觀二公家乘蔚州初為

馮銓所重雖云座主究係比昵匪人後又以海昌株連罷官及復

召後以撤藩事請誅明米二公乃蹈袁盎故轍又以地震請誅索相以應

灾咎亦有違宋景之心至吳逆叛時首建招撫之策有七旬苗格

之語雖曰持重幾誤國事尤非大臣之所用心至柏鄉相公居諫

垣時首劾張縉彥為明莊烈復仇其後屢劾劉正宗陳之遴諸閣臣為

章皇帝

所引重至請罷吳三桂居滇南一疏尤為豫測奸謀其要語曰滇

黔蜀越地方邊遠今將滿兵遽撤恐一旦有變有鞭長莫及之虞

再荆襄為天下腹心請設滿兵駐防以一重臣督之無事控制邊

區以消奸宄窺測之心有事驅除以通四方水陸之道之語尤為

卓識使當時用其言可無三逆同叛之禍其相業勝蔚州多矣

乾隆初年督撫

純皇帝

初政時擢用滿洲諸臣為封疆大吏皆極一時之盛若簡儀親王



尹文端公黃文襄公等事已具載矣其他如那公蘇圖以武臣起家歷任七省制軍薨日家無擔石其撫苗一疏議論宏遠豫識末年紅苗之亂尤為卓見吳春麓侍御嘗讀其疏謂余曰那公初無赫赫名乃能深慮至此反勝黔督名將多矣時黔督為張公廣泗以知兵著也馬公爾泰為費直義後裔任兩江閩省諸制府亦以廉謹稱職策公楞為果毅公裔性剛毅頗為僚屬所怨然識見明敏卒為世重雅公爾圖明醫理嘗侍

孝聖憲

皇后醫藥為

純皇帝

所倚重其任河南撫時亦以廉潔著其請罷祀田制府文鏡一疏

世多稱之傅公德清貞剛介素談程朱之學為徐文定楊文定二公所賞識任豫撫時前撫臣王士俊以苛酷為民所怨公下車時立更其制歡聲遍野有三月魯治之稱去任時萬民挽車泣送擁塞閭巷實皆干城楨幹之選不負

上委任

之專也

元初人物之盛

卻特氏起自沙漠一時所用將相如耶律文正楊中令惟中之相業許文正竇學士默姚文憲樞之文學劉太保秉中之謀畫商孟陽挺郝伯常經之剛直廉中書弟兄之忠鯁史丞相天澤伯右相

顏之戰功張都統宏範李統制恆阿太尉求之勇略率皆拔出一時者也其後漸染漓俗專用國人致使至元仁政顏敗而喪亡隨之亦自貽伊戚矣

李御史

乾隆初李御史慎修德州人身軀傴僂而敢言直諫

上於上  
元夜

賜諸王  
公大臣觀火戲公嘗諫阻之以為玩物喪志

上喜吟  
詩公亦諫恐以搞翰有妨政治

上聽其  
言見

御製詩

註中

上嘗召

見曰是何渺丈夫乃能直言若此公奏曰臣面陋心善

上大笑

又當時以錢貴故諸大臣議變法制公上疏阻之歷舉前代之政洋洋萬言已豫料近日錢價備貴之弊矣

滿洲跳神儀合於禘祭

余考滿洲跳神儀書前卷矣近聞宗老云其南嚮陪祀正中位為祀始祖莫知名者故俗呼神位為祖宗版良有以也按古董子云禘者禘其所自出也禘禮上溯遠祖旁及毀廟與今滿洲所祀者殊多相似然則跳神禮儀實沿古明堂之舊制益有徵矣

自鳴鐘

近日泰西氏所造自鳴鐘表製造奇袤來自粵東士大夫爭購家置一座以為玩具

純皇帝

惡其淫巧嘗禁其入貢然至今未能盡絕也按唐書天文志云渾天銅儀立木人二於地平其一上置鼓以候刻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擊之皆於櫃中各施輪軸鈎鍵關鑿交錯相持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官是其製作亦有所仿矣

史書氏族

魏牧作北魏書所有名公巨卿皆以氏族類序世系釐然至其人

無足載者亦必書其官爵有類譜牒誠非史例然拓跋一代世族賴茲以傳今人猶可溯其門第金元二代修史者昧於是例故其傳記踳駁多所遺落致有蘇不台一人二傳之誤見譏於後當時若用魏氏之例烏能孱亂至是哉後之修史者所宜知也

轉菴和尚

近讀吳留村遺稿與轉菴和尚書實有裨於史官故詳載其事和尚俗姓孫名旭餘姚人嘗中順治丁酉武科家甚豪富君喜施予鄉人咸感其惠有盜叩甲聚不逞者數百人肆為閭閻之害邑令不敢櫻君慨然曰目覩鄉里受害而不為之揀援非人也因選強

弓利矢命壯丁負韃夜攻其巢咸射殺之獨卬甲潛逃隱恨刺骨  
時海禁森嚴君素慕鄭延平知兵嘗謂人曰今之人豪惟海上鄭  
公卬甲挾蜚語訟諸邑中邑令亦素有嫌隙因誣君通海上置諸  
獄中君素勇健夜毀桎踰垣出匿某上舍家久之亡走滇南會吳  
逆叛偽將軍韓大任招至帳下甚為賞鑒曰奇男子也會大任屢  
寇萍鄉為安親王軍所阻吳逆促其師期大任爽然曰吾竭力以  
事吳王何相迫若是之急君聞其語大悅曰此丈夫報國時也因  
說大任曰將軍之事吳王已至矣為之闢地攻城戰無不克數月  
之間招徠數郡未聞王有尺素之詞為之獎譽今一旦偶愆師期

即肆意辱詈儼然以奴隸待之今天下兵戈方始其慢士已如此  
逮夫大業既成吾恐君家鐘室之禍復有見於今也韓為之色沮  
會先良王遣姚制府往招撫大任遲疑未決君復進曰今

大清

恢復閩越事業已成吳王之敗在於目睫將軍何尚作兒女之態  
致有失機宜也大任乃從招撫先良王承制表授道銜君慨然曰  
吾本

國

家赤子不幸陷於非罪不得已逃諸賊藪今得返歸鄉井復為

聖

世之氓吾志已伸敢以縲囚之軀有污章甫之榮也哉因辭職不  
受久之薙髮為僧居杭州侶雲菴號轉菴和尚年八十餘始逝亦

近代奇人也

王奮威

惠定宇精華錄注載王奮威進寶之下保甯賊將據邑不降公披襟曰何不射我賊眾愕然公因說以順逆賊人開關延入井里不驚曰此仁義將軍也近閱唐書馬北平之下長春賊亦引弓不射王知有降意因令其西拜朝廷賊人因斬李懷光以降古今名將之相同也若此

佛言須彌山

佛經言須彌山高數萬由旬日月繞山週行為其峰影所蔽遂分

國

晝夜其言與歐羅巴之術不同然泰西之法因天度地以分度數今南北兩極實有徵驗非佛氏荒誕可比蓋經文盛於六朝其時何承天輩皆言蓋天之術故闍黎輩勦襲其說未必果出於佛言也貝勒存齋主人永琇言今日之繙譯經典即如南人學習語祇能彷彿大概至其曲轉微妙處終有一間未達者真有識之言也

和相後裔

和致齋當權時赫奕一時

賜死

後門楣衰替其子豐紳殷德號天爵善小詩俊逸可喜尚

和孝公主初

賜貝子

品級因父獲罪降散秩大臣中年慕道與方士輩講養生術卒以是致喘疾號數旬死年未艾不惑也相公弟制府和琳有子名豐紳伊綿號存谷初襲宣勇公嗣降襲其祖廕一等輕車都尉善堪輿貴家爭延致之間有驗者後以癆瘵終惟餘一幼子年甫四齡云

名臣論識

余幼讀印文莊公言以海運為必可復可省國家經費無算後見陳瑄十議乃知明成祖原欲復海運以其害多利少乃罷其役又向以當復肉刑若以髡治罔上以刑治軍旅以刑治盜以剗治貪

可歲免死百餘人嘗執此論與韓桂舫司寇辨詰韓莫能答近讀宋臣杜純傳王安石時欲復肉刑先議以剗減盜死罪純論曰利慾所在勢莫能遏今以死懼之歲犯刑者猶不減千人若以剗代死罪人知不死犯者益眾是誘民為非也安石乃罷其議可見古人見識宏遠非吾輩所及也

以羊運糧

乾隆末廓爾喀用兵時和制府琳督糧餉以久戰荒徼艱於轉運公乃命驅羊負米以濟軍食人服其智按金史承安中北邊準卜叛命丞相襄征之賊人遁路既遼遠僉患乏食之虞完顏安國曰

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驅羊以追之。襄從其言。遂擒賊首。固  
先有行之者矣。

嘯亭續錄卷三終

程